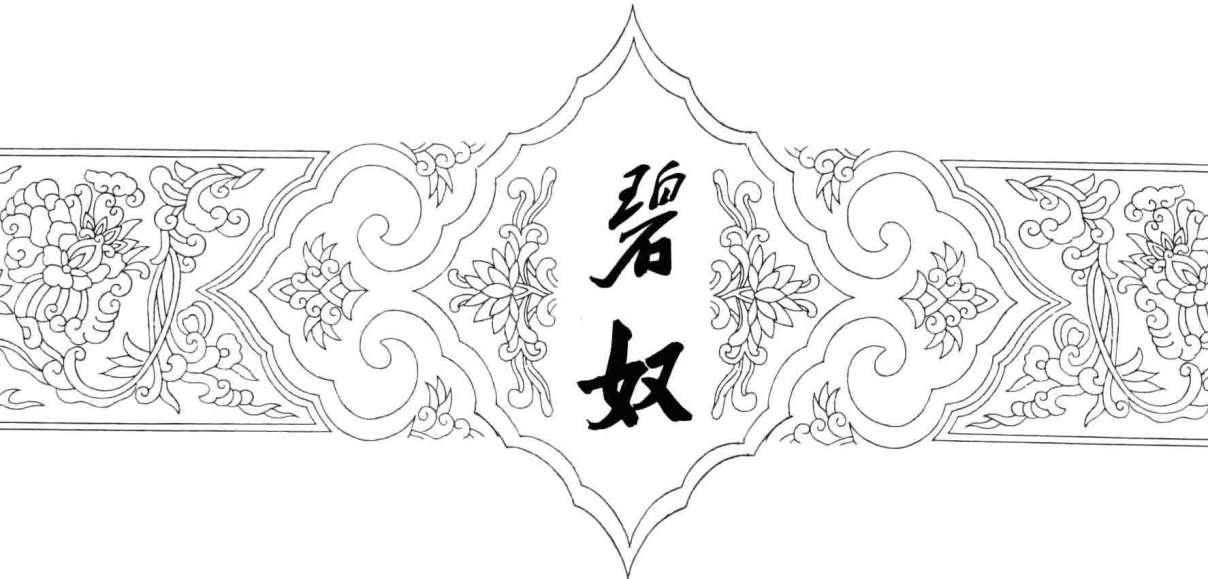




碧奴

A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BY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CHINESE AUTHORS

苏童◎著



碧奴

苏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奴 / 苏童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7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

ISBN 978-7-5404-6696-1

I. ①碧…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8811 号

碧奴 苏童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汤亚竹

装帧设计: 几木艺创

出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址 / [http://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总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70mm×68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304,000

版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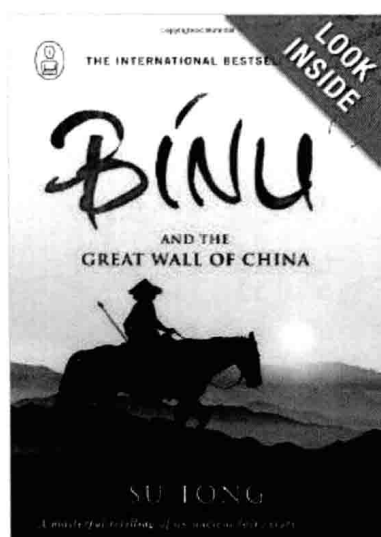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404-6696-1

定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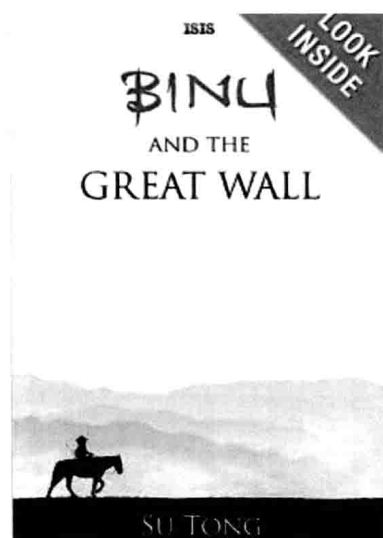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5983028





《碧奴》英文版



《碧奴》英文版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正在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面展开，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苏醒和复兴。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有 2000 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涉及作家 230 位以上，其中一部分喜获热评与奖项，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强大势头。为了展示这一可贵的成果，探讨国际文学交流经验，比较中外不同读者群体、批评家、出版家、翻译家的兴趣视角，中南传媒集团决定编选一套“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暂以小说为入选对象，由集团旗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出版。

这一套丛书的人选作品，既要体现作家的创作实绩和风格面貌，又要反映作品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因此入选作品是在境外翻译出版较多的版本。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将始终贯穿这套丛书。

为了体现这一编辑特色，有别于入选者的其他作品版本，我们在推出小说文本的同时，也编入了外文译本封面影印图片等，努力使之成为一套具有品读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精美丛书。

“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丛书”
编辑委员会

树下 079

国王 223

马人 083

碧奴 231

掘墓 087

北方 239

门客 095

十三里铺 247

芹素 103

简羊将军 253

劝死经 109

追捕 259

衡明君 117

长城 265

河湾 125

目录 CONTENTS

北山

001

青云关
133

哭泣

007

芳林驿
11

青蛙

015

七里洞
11

桃村

023

官道
163

蓝草涧

031

五谷城
11

入市

034

泪汤
183

百春台

051

蓝袍
189

鹿人

061

捕吏
199

吊桥

067

刺客
205

鹿王坟

073

城门
213



北
山



人们已经不记得信桃君隐居北山时的模样了，他的草庐早就被火焚毁，留下几根发黑的木桩，堆在一片荒芜的菜地里，起初有人偷偷地跑到北山上去，向那几根木桩跪拜，后来时间一长，那几根结实的木桩也被人拖下山去，不知是当柴火劈了，还是垒了谁家的房子。信桃君的坟茔虽然是个空坟，四季里倒是风姿绰约，冬天的时候坑里结一层亮晶晶的薄冰，登高一看，像一面硕大的白银镜子扔在坡上，映照出云和鸟的影子。春暖花开的时候，那坑里也开花，一大片粉色的辣蓼和白色的野百合花随风摇摆，有蝴蝶飞来飞去的。夏秋之际山上的雨水多了，坟就躲起来了，雨水顺着山势涌进信桃君的空坟，怀着莫名的热情，把一个坟茔乔装改扮成一个池塘，经常有离群的鹅在这个水塘里孤独地游弋，向信桃君的幽魂倾诉鹅的心事，而远近的牧羊人到北山上放羊，会把羊群赶到塘边饮水，他们自己无论多么口渴，也不敢喝那塘里的水。在北山一带，什么泉水能喝，什么野果能吃，柴村的女巫说了算，人们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柴村的女巫，她们说那水塘里的水喝不得，谁也不敢喝，谁敢喝泪泉之水呢？柴村的女巫曾经带着牛头碗和龟甲上山，研究过那水半苦半甜的滋味，她们认定那是一潭泪泉，泛甜的是表面的雨水，而池塘底部贮藏着好多年前三百个哭灵人的眼泪。

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仍然不敢哭泣。

哭灵人的后裔如今散居在桃村、柴村、磨盘庄一带，即使是孩子也知道自己独特的血缘。幸存的老人都已白发苍苍，他们怀着教诲后代的心情，手指北山，用整个余生回忆好多年前的一场劫难。孩子，别人的祖先都安顿在地下，我们祖先的魂灵还在北山上游荡，那些白蝴蝶为什么在山顶飞来飞去？那些金龟虫为什么

在山路上来来往往？都是祖先的冤魂，他们还在北山上找自己的坟地呢！孩子，别人的祖先不是饿死就是病死，不是老死就是战死，我们的祖先死得冤，猜，孩子你猜，他们为什么而死？你永远猜不到的，他们为自己的眼睛而死，他们死于自己的眼泪！

好多年前的一场葬礼出现在无数孩子的夜梦中。老人的回忆冗长而哀伤，就像一匹粗壮的黑帛被耐心地铺展开来，一寸一寸地铺开，孩子们在最伤心处剪断它，于是无数噩梦的花朵得以尽情绽放。老人说信桃君的葬礼惊动了国王，国王派来了数以千计的捕吏和郡兵，他们守在半山腰，监视着从山上下来的吊唁者，有的人从半山腰顺利地通过，有的却被拦住了，被拦住的那些人，他们的面颊和眼睛受到了苛刻的检查，结果三百个泪痕未干的村民被扣留在半山腰上。捕吏按照村民的性别让他们站成两个巨大的人圈，男的站在上坡，女的都赶到下坡的小圈里，中间的一条山道，供忙碌的郡兵们通行。开始没人知道是眼泪惹的祸，被扣留在半山腰的多为成年人，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羁押有点迷茫，但是那么多人坡上坡下地站着，人圈里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便打消了各自的疑虑。谁不知道官府下乡查案的招数呢？偷鸡贼查他手上的鸡屎味，盗牛贼闻他身上的牛粪味，杀人犯查他身上的血迹，通奸的男女剥个精光，查看他们的羞处，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和面颊会留下什么罪状，所以起初他们并不那么恐慌。有的夫妇隔着山路在商量家事，有的人惦记家里猪的食粮，催促自己的孩子快去河边割猪草，有人故意摊开他的手给捕吏看，暗示他的手是干净的，没有做过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有一个妇人干脆在下面的人圈里为自己的性生活作出了种种激烈的声明，她的声明引来了其他妇女的冷嘲热讽，可捕吏们嘴角上露出会意的微笑，目光却冷峻地瞪着他们的脸。后来一声令下，不准下面的妇人吵吵嚷嚷，也不准上面的男人交头接耳了，在令人窒息的安静中他们迎来了一卷从未见过的绳索，那绳子卷叠起来，像一只磨盘，但比磨盘还要大，几个郡兵喊着号子把它推上了山。磨盘般滚动的

绳卷滚到村民们脚下，他们终于知道郡兵们在忙什么了。有人发觉形势不对，企图从人圈里钻出去，已经来不及了，捕吏们的枪缨对准了所有违抗命令的哭灵人，他们给一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戴上了木枷，大多数人都用那条叹为观止的长绳串了起来，捕吏把一只只人手编在绳结里，绕一下，抻一下，再绕一下，编得很快也很顺利，一会儿工夫哭灵者们便像一片片桑叶一样，整齐地排列在绳子两侧了。一个捕吏拉住绳头，毫不费力地把那些人拉下山，一直拉到囚车旁边。老人们说可怜的哭灵者看见囚车才幡然醒悟，是信桃君的葬礼，是眼泪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于是好多人在惊恐中看着四处奔逃的路人的脸，大叫道，他也去哭灵，她也去哭灵的，为什么不抓他们？还有好几百人呢，大家都哭了！

国王不容许为信桃君哭灵，那是一条未颁布的法令，达官贵人自然知道，关注时局的引车卖浆之徒也知道，可是北山下的人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一年四季谈耕论桑，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青云郡与北方的都城远隔重山，鸿雁难以传信，人们事后才听说，信桃君是被国王放逐到北山的，他的后背上刺了国王的赐死金印，国王让他死于大寒，可信桃君拖延了自己的死期，直到清明那天才把白绢挂到了草庐的房梁上。北山下的人们思想简单而又偏执，他们只知道信桃君是国王的亲叔叔，出于对高贵血统天然的敬意，他们对那隐居者也充满了景仰之情，至于王公贵族之间仇恨的暗流，无论多么汹涌，他们也是听不见的。信桃君隐居北山的日子，山下的村民听得见从山顶草庐里传来的笛声，牧羊人经常循着笛声上山，看见信桃君孤独的身影在草庐内外游移不定，像一朵云。有人曾经听信桃君预告过他的死期，他说草庐旁边的野百合一开花，他就要走了，他们听不懂野百合花期的奥秘，反问道，野百合开了花，大人你要去哪里呢？葬礼过后好多人都仰望着北山扼腕长叹，主要是后悔，后悔信桃君在溪边沐浴的时候，只顾窥视了他的私处，没有问一问他后背上为什么刻了字，好几个人在夏天看见过信桃君裸露的身体，那贵族男子的身体因为过分的白晰和细腻而显得神秘，更神秘的是后背上有一个圆

形金印，金印里应该是字，字能够简短地表达深刻的仇恨，也能够平静地告知喜讯或者噩耗，可他们偏偏不认识字。他们守在溪边，隔水谈论着信桃君状如孩童的生殖器官，躲在岩石后面的牧羊人说王公贵族就是不一样，连那东西也长得那么精致文雅，灌木丛里的樵夫则怀疑那样的器官是否能够传宗接代，然后他们就跳到水里去了，专心捡拾信桃君故意散落在溪水里的一枚枚刀币。那隐居的贵族在北山的溪边树下散尽千金，后来开始把迟到的人领进他的草庐，山下桃村的村民接受了他最后的恩惠，一头羊，一块麻，一碗米，有的人拿了信桃君书案上的竹简，把竹简上的字洗去，拆了，做成一把筷子。老人们的回忆是琐碎而精确的，他们说那三百个哭灵人都死于一颗感恩之心，但有的死于溪水里刀币的诱惑，有的死于一羊之恩，有的却死得冤枉，是被一支筷子送了命。

桃村的幸存者肃德老人年轻时是个牧羊人，曾经在信桃君的水缸里饮过一瓢水，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的一条命是捡回来的。他说葬礼那天山顶上白幡飘扬丧鼓齐鸣，那么好的一个大人物死了，他也想哭。肃德说他正要哭出来，胳膊肘被什么顶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他的堂兄抱着一头猪崽站在后面，是猪崽用鼻子顶了他的胳膊，他的堂兄张着大嘴已经哭声震天了，他不仅自己哭，还去打猪崽，让它也哭几声表示哀悼，猪崽就挣扎着顶到了肃德的胳膊。肃德说谢天谢地还不如谢那头猪崽，他认识堂兄手里的猪崽，是信桃君送给他的，他看见那猪崽突然觉得信桃君是个不讲公平的人，他堂兄家里有了三头猪，他肃德只有羊，一头猪也没有，信桃君偏偏送猪给堂兄，不送给他！肃德一生气，眼泪就消失了，后来他说，那头小猪崽拱的不是我的胳膊，是我的眼泪，它把我的眼泪拱回去，救了我一条命！

幸存的诀窍之一是有一个像肃德一样狭窄的心胸。肃德和所有的哭灵者一样，是被一群蜂拥而来的郡兵轰下山的，郡兵们有的挥舞着锄头铁镐驱赶村民，有的径直奔向信桃君的棺木挥锄砸棺，村民们大惊失色，他们一边跑一边威胁砸棺人，你们知道死人是谁？国王的亲叔叔呀，你们吃了豹子胆了？敢砸信桃君的

棺木，小心国王把你们生刷活剥九族连坐！郡兵们都指着袖手旁观的一个黄袍官吏，说，看见那车大人了？不是我们要砸他的棺，是长寿宫里来的车大人，他让我们砸的！有个穿了盔甲的县尉骄矜地站在一边，对着村民们冷笑，车大人也不敢砸信桃君的棺材，是国王下的令，砸的就是他亲叔叔！村民们在一片惊悸声中匆匆跑下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像惊鸟般地飞走，一粟之恩也在意外中提前报答完毕，他们的心情不那么悲伤了，有人还偷偷地绕到溪边去看了看，有人还顺便把自家的羊赶到信桃君的菜园里，啃了点萝卜秧子。肃德老人跟随人流跑到半山腰上，发现国王的人马像一片肃杀的树林站在坡上，人流被堵住了。他看见捕吏在检查村民的面孔，一时闹不清楚他们要抓流泪的人，还是要抓不流泪的人，也许是那种残存的嫉妒不平的情绪帮了他，他快快地对捕吏说，我什么也没拿到，我就喝到了他缸里的一瓢水！那捕吏扫了他一眼就把他推开了，说，你不哭灵上来凑什么热闹？没你的事了，你往河边走，别往路上走，否则抓到车上别怪我。肃德老人说他一路狂奔跑到河边，遇见了他堂兄的猪，猪在水边啃水草，堂兄不见了，他从河边向大路上张望，看见大路上已经停满了带大木笼的铁轮囚车，囚车是崭新的，看上去威严而奢华，刚刚被投进去的人坐得还算悠闲，可惜从山上赶下来的哭灵者越来越多，木笼里一下就被塞满了，七八辆囚车里堆了那么多的人，人像牲口压着牲口，人的呼叫声也像屠刀下的牲畜，叫得凄厉而茫然。囚车走到大路上，车轴断了，捕吏们打开笼子，一些人像水一样从里面溅出来了。肃德说他看见那些人像水一样溅出来，一看就是断了气，他向后代们强调说，你们别听外面人瞎传，那三百人中好多人是被压死的，不是砍头，也不是活埋，好多人在山下的大路上就已经被压死啦。

哭泣

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不能哭泣。

在桃村和磨盘庄，哭泣的权限大致以年龄为界，孩子一旦学会走路就不再允许哭泣了，一些天性爱哭的孩子钻了这宽容的漏洞，为了获得哭泣的特权，情愿放弃站立快乐，他们对学步的抵触使他们看上去更像一群小猪小羊，好大的孩子，还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严厉的父母会拿着笞帚追打自己不成器的孩子，用笞帚逼迫他们站起来，遇到那些宠溺孩子的大人，那情景就不成体统了，做父母的坦然看着孩子在村里爬来爬去，还向别人辩解道，我家孩子是没得吃，骨头长不好，才在地上爬的！又说，我家孩子虽说不肯走路，但也不怎么哭的！河那边的柴村汲取了邻村的教训，干脆取消了孩子哭泣的特权，甚至婴儿，也不容许哭泣，柴村人的荣辱与儿女们的泪腺息息相关，那里的妇女在一种狂热的攀比中纷纷投靠了神巫，大多心灵手巧的妇女掌握了止哭的巫术，她们用母乳、枸杞和桑葚调成汁喂食婴儿，婴儿喝下那种暗红色的汁液，会沉溺于安静漫长的睡眠中，冬天她们用冰消除婴儿的寒冷，夏天则用火苗转移婴儿对炎热气候的不适感。偶尔会有一些倔强的婴儿，无论如何不能制止其哭声的，那样的婴儿往往令柴村的母亲们烦恼不堪，她们解决烦恼的方式是秘密的，也是令人浮想联翩的，邻村的人们有时候隔河眺望对岸的柴村，会议论柴村的安详和宁静，还有村里日益稀少的人口，他们说主要是那些啼哭的婴儿不见了，那些啼哭的婴儿，怎么一个个都不见了呢？

贫苦的北山也生生不息，就像奔腾的磨盘河的河水，去向不明，但每一滴水都有源头，他们从天空和大地中寻访儿女们的源头。男婴的来历都与天空有关，男孩子们降生的时候，骄傲的父亲抬头看天，看见日月星辰，看见飞鸟游云，看见